韓非子全書

十三之十四

ロ 13
3207
7

門 13
3207
7

昭和十八年二月吉
原川ヨシ子氏寄贈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堊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烏。

合疑當作舍

欒一作變

烏諸本作馬非

㈡人主者利害之輅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愼。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巵。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㈢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賢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㈠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

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
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
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
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賚而民說之擬於公室
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
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
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
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民居二年
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比左氏卻腴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
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
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
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
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
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
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本之價
不加賢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
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

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獨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曰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時一作能

曰一作因是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後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據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知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

侵一作使非

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蹤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

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

難屈曲其理分正

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

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焉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

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

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四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還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

因下一有斷烏一本作馬

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其一作非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

句法極妙

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賢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

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平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賢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

衍下一無其字
臣下一無者字

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
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
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
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
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
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
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
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
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

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
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
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
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
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
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
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

雖有乎千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一事數叙更見等力

(十)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持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面

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而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

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

以鯀共工之誅爲罪之事暨國說士之談

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護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執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執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

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

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

一無矣字 千古同感

矜矣。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予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

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天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嫗也在中。請歸與嫗計之。衛君自請薄嫗薄嫗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嫗嫗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嫗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嫗。嫗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嫗也。曰。

嫗薄四字正文

不如吾賢子也。嫗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

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矣。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

失一作大

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賽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

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

衣之資。欲以離人主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不患右髀必不聽

下以宜疑行

右傳

韓非子卷十三終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得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子罕爲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恒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弑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㊁治强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

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受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不受）

㊂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典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自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君名辟彊行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㊃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逄是也）不聞有亂民

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動引網綱則萬目隨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檠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㊄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左經

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趋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擿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

趋一作是

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趋簡主取道。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

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馬）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

（駻一作犚非一作騁一作非）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宰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用法晉離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宰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宰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地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今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㈡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菓橡

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

一則免於相下有免勢相三字

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㊂子之相燕。賢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

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不霸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

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久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虎之資在子之也故吳

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苑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

如此者則必亡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上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四 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敕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轅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

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国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檃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檃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聽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

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
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
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
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
雖絕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
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
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
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
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
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
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
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
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
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

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賈之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鑣使奮也錯鍛在後鍛鍛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鍛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刖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鍛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右傳

韓非子卷十四 終